

无界之地

玛丽 ● 奥斯汀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无界之地

玛丽·奥斯汀 著

马永波 杨于军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

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

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

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米涅塔的不祥之物	001
威尔斯先生的回归	012
最后的羚羊	023
阿瓜迪奥斯	036
十八里屋的女人	046
女人的辛酸	058
开垦地	068
苦行者	075
良心问题	091
土地	103

犯罪的妓院	111
徒步旅行的女人	123
重新适应	134

米涅塔的不祥之物

在鳞状湖岸的欧文斯湖东南，缕清了通往科索的熔岩肋腹的网络一样交织的小径，你最终会来到米涅塔，一条崩塌的隧道，一座毁坏的熔炉，狭窄溪谷中一排被太阳晒变了形的房屋，朝着白如骷髅的高崖。

它如此秘密地躺在岩石之乡的裂缝中，在无遮拦的辽阔阳光中，显得如此阴暗，以至你马上就会发觉，这样的地方会让你对矿区的看法固定下来，贪婪、憎恨、欲望的灼热本质，就像过去那样，它们怎么样被激发，就怎么样被吸收，隐藏在房屋中、土地上或石头里，给拥有者带来伤害。在新的、未驯服的土地上，这种情况是很普通的，在那里，命运的作用清晰可见。曼纽尔·德·博巴无法说服警察局长接受他用来杀死玛丽安娜的刀作为礼

物，熟悉其晦气的矿工也不愿意和米涅塔打交道。

安东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它，已经忘记了。没有人知道他另一个名字——在帕纳敏特，矿区投入使用之后，人们叫他达奇——由此你推测他可能是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甚或是荷兰人。他是个外国人，他进山时病得很重，出山时病得更重；他外出勘探了三周，发现了矿脉，他口袋里装满了矿石，回到杰克·霍根的小木屋，得意扬扬，身无分文，筋疲力尽。

他向霍根和盘托出，一直谈到深夜，瓶子里的蜡烛闪耀着，闪光的矿石样品铺在他们中间的桌子上。矿石沉重而沉闷，有油脂样的丰富感。在一阵阵痛苦的剧烈咳嗽中，安东期待着伟大的事业。他后来躺在床铺上，语无伦次，发起烧来，接着又陷入了昏迷。三天后，因为不能自己去分析矿样，他就请霍根去做，并给他把报告带回来。在安东期待的目光中，报告显示矿含量非常低，以至一周后，厌恶了肮脏小屋和糟糕的食物，感到死亡迫在眉睫，一心想回家的安东，接受了霍根的两百块钱，出让了他所有的权利和利润。霍根体贴地送他上了莫哈韦的驿车，然后马上召集起人马，前往一处有白色高崖的溪谷，那里的矿石沉重而沉闷，但摸上去有油脂的感觉。

很久以后，当愤怒使他醉酒的时候，霍根——他的卑鄙给他的诅咒增加了毒性——泄露了他在天完全黑透的时候，当歌声喧哗的舞厅在街道上投下斑驳的灯影，他怎样去了矿样分析室，那里有微弱而邪恶的炉火在地上闪烁。用其它样本替换了安东的样本，除了含矿量不同，两个样本非常相似，达奇那时正裹着毯子辗转反侧，因咳嗽而可怕地颤抖着，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霍根说，在他诅咒人们把他赶出了米涅塔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种人；那就是说，作为一只癞蛤蟆，他喷射毒液，而且不允许被人踩。一想到他的罪行，他一定就更高兴了。

一个月内，所有帕纳敏特和科索的营地，还有远至塞罗戈多，都知道杰克·霍根在米涅塔撞了好运。

霍根组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开采矿石，还建了一座熔炉，开始惊人地富裕起来。成队的步伐轻盈的小驴来回送水，十八头骡子拉的货车在黄色灰尘中运送供给。这座营地繁荣兴旺不容置疑，扭来扭去的激动不安的女人在白色悬崖下那歪斜的小屋里正梳妆打扮。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成功地经营矿山股份公司的。霍根期望米涅塔归自己所有，他以分享探得矿藏为条件给探矿者提供装备，

每周都投入数千元。但是因为他的无知，在他组建公司的时候，他并不明白他的股份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因为他的产权是偷来的，他担心同样会有人搞阴谋把它夺走。在第二年的年底，霍根、和米涅塔采矿与冶炼公司就公开在法庭上彼此贬损对方的名声了。

霍根最终得到的判决不足他所要求的一小半。他不服从判决，向高一级法庭上诉，结果判决撤销了原判，他却什么也没得到。于是最后他退出米涅塔时，他的收益仅仅比他的投入多出了一点点——你能够明白，愚蠢而羞愧的霍根离开了矿山，在悬崖下的小屋中那些涂抹的面孔的窥视下，那些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不义之财。他离开时诅咒着米涅塔，用他所有的力气，痛快淋漓地诅咒了它。他诅咒坑道、矿井、通风的小暗井；诅咒滑轮和横巷；滑车和皮带；绞车下的鼓风机和拉绳。因为他建造了它，他就诅咒它的每一部分。那些听到他诅咒的人坚持认为，就是他的诅咒造就了米涅塔的不祥之物。可是事实上，它起源于霍根带给卧床不起的安东的那份假检验报告，他在他的诅咒中自行泄露了这桩罪恶，带着一个被查出有罪的人的轻率鲁莽，揭发了他自己造的孽。

从此，米涅塔采矿与冶炼公司就失去了一贯繁荣的景象。每当银价下跌，或者是矿石质量下降，就会将矿山关闭几个月，以便监工们解决他们的私人纷争。时不时地，并且总是在不合适的当口，公司发生经济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偶然发现了麦肯纳，就请他任主管，他的特殊资格是工钱便宜，在最好的时候还不肆意挥霍，在月底的时候并不在乎支取他的工资。这桩买卖对矿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在第二次矿山关闭的时候，麦肯纳逐渐发觉，公司拖欠了十五个月的工资了。他贬低矿山的的管理，但是没有不必要地打扰监工们，因为他的工作只有一半的报酬，这样，直到四月份有一小组工人进驻，矿山再次开工，拖欠的工资依然没有支付。

这时，你明白了，米涅塔采矿与冶炼公司已经踏上了一条险路。当开采到高质量的矿石，或者是银价又上升了几点，他们能够让矿山赢利；当这两样事情均未发生，矿山就会亏损，而麦肯纳是他们的主要债权人。与此同时，开矿的潮流在这个地区开始退潮，矿山开始萧条，人流沿着荒芜深谷的小径离开。这股浪潮和来时一样迅速地消退了，就像那些山脉上突然迸发的急雨，留下了疤痕一样的垃圾、矿井、轨迹。房屋里，满是廉价、俗丽的

家具，在阳光中翘了起来。野兔在凹陷的窗上跑来跑去。五天的荒凉落在世界与米涅塔之间。

矿山关闭期间，麦肯纳继续留在那里照看矿山，因为，如他所言，矿山欠了他很多，他无法忽略不计。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荒凉攫住了他，像猫一样把他按在爪子下面。于是他逗留下来，东一下西一下地修理熔炉，借以打发日子。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他在一片骚乱景象中沉默地走来走去，好像有什么可疑的计划一样。他也不再为给他造成了大数额拖欠工资的管理而恼火。那大约是在米涅塔完全关闭的前一年。

在麦肯纳任职期间，作为主要债权人，他提起诉讼，扣押了公司财产，得到了缺席判决。

当时，他也许能够凭借同一诉讼拥有整个地区，在别的地区，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或是即将发生，它能用一半的开采成本使银价大大飙升。麦肯纳拥有产权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熔炉拆毁。

这是在发明氰化处理之前，熔炉的外表已经破损得狼狈不堪，麦肯纳把它修理好了。四根纯银的大棒子，每根都有人身高的一半，粗得难以置信，他把它们从渗漏道里取了出来。麦肯纳

用它们来恢复生产秩序。这样的事情在德国、阿根廷或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或者是即便发生过，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银价上涨了，麦肯纳指望自己来管理，他变得整洁了，娶了一个妻子。但是，那不祥之物开始作祟了。

第二年，麦肯纳夫人怀了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我是否在哪里说过，女人最恨的就是沙漠？女人，除非她们拥有非常伟大和单纯的灵魂，她们需要遮盖——你知道，她们需要衣服、家具、社会风俗来掩护她们，需要躲在惯例后面。当生活跳到她们身上，巨大而赤裸，她们的灵魂就会被吓得一片紊乱。麦肯纳夫人在米涅塔修建了一座手臂长的坟墓，在骷髅崖下面，而麦肯纳，他的平凡普通是没有伪装的。她胡思乱想地到处游荡，她来到了深谷中，峡谷的前方是没有树木的褪色的山峦。最后，因为空虚，她的精神集中在麦肯纳的助手身上。这个助手也很普通，但是他有陌生作为掩护，而那些日子，麦肯纳夫人是矿区唯一的女人。我不是说，如果有条件，如果没有那不祥之物在起作用，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我是说，这件事使麦肯纳的心思离开了矿井，那不祥之物在这里下手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两个人乘坐莫哈韦的驿车从故事中消失了，而麦肯纳把矿井交给乔丹去管

理，那是他从监工中提拔到主管岗位的，人们猜测麦肯纳去寻找他的妻子了。他是否找到了她，还是那不祥之物把他留在了他所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个人认为，这不祥之物就藏在它所诞生的地方，藏在不舒服的洞穴里，厚厚的山体里。无论如何，就矿山而言，麦肯纳注定要怎么得到就怎么失去。

乔丹是帮助麦肯纳拆毁熔炉的人，他清楚地知道米涅塔是怎么落入他雇主之手的，而且他认为很好。在任何矿区，都有一些不可救药的人，无法从事件的逻辑中吸取教训。麦肯纳当然没有再靠近矿井，他可能也有理由期望退出。这么做，除了给那不祥之物以可乘之机，也许还有益于矿石品质的逐步提高。作为经验丰富的矿工，乔丹非常熟悉坑道，很多事情上他都独立决断，他有时间思考，而且，如我前面所言，他很欣赏麦肯纳曾经干下的那种事。初夏，主巷道的工作方向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微妙转变，并且在预定的时间盖上了木板。

乔丹向麦肯纳汇报，主矿脉已经几乎开采一空了，最好是在真相为人所知以前把矿山卖掉。事情最后就这么决定了。售价不高，但考虑到麦肯纳自以为他了解矿山的财产情况，而购买者知道的情况都来自乔丹，这笔买卖令双方都很满意。不知道利用什